

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1330945

10位ISBN编号：9861330941

出版时间：2005-6

出版社：圓神

作者：查理．布考斯基

译者：巫士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

內容概要

* 美國當代最偉大的寫實作家

* 被時代雜誌封為「無賴的桂冠詩人」

* 一個讓美國人為之不屑，歐洲人為之瘋狂的作家！

* 「破壞平靜的專家，洛杉磯地下世界的桂冠詩人，浪漫地堅持輸家要比贏家更誠實，對於迷失的一群具有怒火般的慈悲。」 - - 新聞週刊書評

說到布考斯基，他是一個很好玩的人，到死也不為美國主流文學承認，天天飲酒作樂，混跡於下層社會，不管多麼卑微不堪的事情，都能變成他的創作題材。但是從他的作品裡卻能感受到一種瘋狂而強悍的力量，一種真正的生命力，有時甚至得把自己毀了才寫得出來。

布考斯基在紐約很受歡迎，「他的書很容易被偷」是最佳明證。其實布考斯基最受人矚目，且影響世人最深的不是小說，而是詩作。他畢生共出版了32本詩集，而這些詩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美國的搖滾樂。本書，就收錄了他歷年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

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

作者簡介

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一阵狂野、清新的强风吹袭.....
- 2、诗歌&小说
- 3、孤独在顶端(断续看,1年多...)
- 4、深沉的思考带来深沉的错误,废物的复仇
- 5、It's raining. felling bad. like this.
- 6、断断续续的看了很久
- 7、还不错啊

卡缪总是/
惹火/我/

- 8、一本小说与诗的合集。牛逼的布考。
- 9、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大杂烩。一般。
- 10、酒鬼之神
- 11、一个又老又胖的女侍端来一杯咖啡给我/ 相较之下/ 有如一阵狂野、清新的强风吹袭
- 12、酒鬼、烂人布考斯基。
- 13、来一针，或者更多。
- 14、谁推荐的来着.....看不下去
- 15、有点惊人
- 16、“需要花数十年的/生活与写作/我才能够/写出/一句稍微接近我想要表达的句子。” 哥们们，慢慢写啊。
- 17、不错。
- 18、煮了七年还这么烂，读不懂
- 19、
- 20、其实你煮的不太好
- 21、印象改观，甚至感觉到他的灵魂了。
- 22、布考斯基虽然处在生活的底层，但他热爱生活，是写小说的主，感觉他不大适宜写诗，这本书是诗与小说的结合本，台版书印制精美，看着挺舒适。
- 23、恕我弱智，读不懂。
- 24、很酷很流氓！可惜没来得及看完.....

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

章节试读

1、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的笔记-第227页

最厲害的人常常死在自己手上
只是為了逃脫，
那些留下來的
永遠無法瞭解
為何有人
會想要
逃離
他們

2、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的笔记-第245页

《把你的爱带给我》

bukowski

译：巫士

亨利走下台阶来到花园。许多病人在那里。有人说他妻子葛洛莉亚也在那里。他看到她坐在一张桌子旁。他迂回地朝她接近，从一侧而且靠近后面。他绕过桌子，坐在她对面。葛洛莉亚坐得很直，她很苍白。她望着他，但是没有看见他。然后她看见了他。

“你是引导者吗？”

“什么引导者？”

“虚拟真实的引导者？”

“我不是。”

她很苍白，她的眼睛很苍白，苍白的蓝色。

“你还好吗，葛洛莉亚？”

那是一张铁桌子，漆成白色，一张百年不坏的桌子。中央放着一小盆花，枯萎的花朵垂在悲伤的干枝上。

“你是个干妓女的，亨利。你干妓女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葛洛莉亚。”

“她们也吸你吗？她们吸你的老二吗？”

“我本来要带你母亲来，葛洛莉亚，但是她感冒了。”

“那个老蝙蝠总是会生病……你是引导者吗？”

其他的病人坐在桌子旁，或靠着树站立，或躺在草坪上。他们都没有动静，没有声音。

“这里的食物怎么样，葛洛莉亚？你有没有认识朋友？”

“很糟。没有。干妓女的。”

“你要不要看什么书？我可以为你带什么书？”

葛洛莉亚没有回答。然后她举起右手，看着手，握成一个拳头，一拳打中自己的鼻子，很用力。亨利伸手过去，抓住她的两只手。“葛洛莉亚，别这样！”

她开始哭泣。“你为什么没带巧克力给我？”

“葛洛莉亚，你说你讨厌巧克力。”

她的眼泪如泉涌出。“我不讨厌巧克力！我爱巧克力！”

“别哭，葛洛莉亚，拜托……我会带巧克力给你，你要什么都可以……恩，我在几条街之外租了一间旅馆房间，只是为了能靠近你。”

她苍白的眼睛睁大。“旅馆房间？你跟一些死妓女在那里！你们一起看春宫电影，天花板上有一面大镜子！”

“我过几天会再来，葛洛莉亚。”亨利安慰她。“我会带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”

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

“那么把你的爱带给我，”她尖叫，“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爱带给我？”

几个病人转头观看。

“葛洛莉亚，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关心你。”

“你要带巧克力给我？好，把巧克力塞进你的屁眼！”

亨利从皮夹拿出一张卡片，那是旅馆的卡片。他把卡片递给她。

“我先把电话给你，免得我忘记。你可以打电话吗？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打电话给我。”

葛洛莉亚没有回答。她拿起卡片，折成一个小方块。然后她弯腰，脱掉一只鞋子，把卡片放进鞋子，又穿回去。

然后亨利看到杰森医生穿过草坪走过来。杰森医生微笑说，“啊，很好，很好……”

“嗨，杰森大夫。”葛洛莉亚没有情绪地说。

“我可不可以坐下？”医生问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葛洛莉亚说。

医生是个大汉。他充满了体重与责任与权威。他的眉毛又粗又重，真的又粗又重。仿佛想要滑进他湿湿的圆嘴消失不见，但是现实并不容许。

医生看着葛洛莉亚。医生看着亨利。“好，好，好，”他说，“我很满意我们目前的进展……”

“是的，杰森大夫，我刚告诉亨利，我感觉稳定多了，谘商与团体治疗真的很有帮助。我消除了许多无理的愤怒，无用的沮丧，与很多破坏性的自怜……”

葛洛莉亚坐着，双手放在膝上，面露微笑。

医生对亨利微笑。“葛洛莉亚的复原非常良好！”

“是的，”亨利说，“我注意到了。”

“我想只需要一点点更多的时间，葛洛莉亚就可以跟你回家了，亨利。”

“大夫？”葛洛莉亚问，“能不能给我一根烟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医生说，掏出一包外国烟，敲出一根。葛洛莉亚接过去，医生伸出他的镀金打火机，点燃了烟。葛洛莉亚吸烟、吐烟……

“你的手很好看，杰森大夫。”她说。

“喔，谢谢你，亲爱的。”

“你也很仁慈，拯救生命，治疗生命……”

“恩，我们在这家老医院尽最大的努力……”杰森医生温和地说。“好了，如果你们两位不介意，我必须去看看其他病人。”

他轻松地从小椅子举起庞大的体重，走向一张桌子，有另一个女病人在会见一个男人。

葛洛莉亚瞪着亨利。

“那只肥猪！他吃护士的大便当午餐……”

“葛洛莉亚，我很高兴看到你，但是开车很累，我需要休息一下。我想医生说得对。我发现你很有进展。”

她笑了。但是不是愉快的笑声，而是装出来的笑声，像是在背诵一个角色。

“我完全没有任何进展，其实，我还倒退了昵……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葛洛莉亚……”

“病人是我，鱼头。我比任何人都更能够诊断我自己。”

“为什么说鱼头？”

“难道没有人告诉你，你的头很像一条鱼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下次你刮胡子时注意一下。小心不要刮掉你的腮。”

“我要走了……但我明天会再来看你……”

“下次带引导者来。”

“你不要我带任何东西来吗？”

“你只是要回旅馆干妓女！”

“我带一本纽约杂志怎么样？你以前很喜欢读……”

“把纽约杂志塞进你的屁眼，鱼头！然后再塞时代杂志！”

亨利伸手捏捏她用来揍自己鼻子的那只手。“继续努力。你很快就会康复……”

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

葛洛莉亚没有露出任何听到的表情。亨利慢慢站起来，转身走向台阶。他爬上一半台阶时，转身对葛洛莉亚挥挥手。她坐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他们在黑暗中，干得正起劲，这时候电话响了。

亨利继续动作，但电话继续响。很扰人。不久，他就软了。

“妈的。”他说，翻身下来。他打开小灯，拿起电话。

“喂？”

是葛洛莉亚。“你在干妓女！”

“葛洛莉亚，他们让你这么晚打电话？他们没有给你吃安眠药或什么吗？”

“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”

“你不会上大号吗？我正上得很爽，你打断了我。”

“我的确是打断了……你挂了电话后会继续吗？”

“葛洛莉亚，你会住院就是因为这种偏执狂。”

“鱼头，我的偏执狂常常是即将发生的事实前兆。”

“喂，你在胡言乱语了。去睡觉。我明天去看你。”

“OK，鱼头，去干完吧！”

葛洛莉亚挂了电话。

南希穿着睡袍，坐在床边，床头柜放着一杯威士忌掺水。她点燃一根香烟，交叉双腿。

“唔，”她问，“小妻子情况如何？”

亨利倒了一杯酒，坐在她旁边。

“对不起，南希……”

“对不起什么？向谁对不起？向她还是向我还是什么？”

亨利喝掉他的威士忌。“别把这件事变成该死的肥皂剧。”

“是吗？好，那你要把这件事变成什么？只是在稻草堆上搞一回？你想要搞定吗？还是自己进浴室打出来？”

亨利望着南希。“妈的，别耍嘴皮子了。你跟我一样了解情况。是你自己愿意来的！”

“那是因为我如果知道你如果不带我，你就会去找妓女！”

“狗屎，”亨利说，“又是这个字。”

“什么字？什么字？”南希喝光她的杯子，丢到墙边。

亨利走过去，捡起酒杯，又倒满，递给南希。然后他倒了自己的酒杯。

南希看着她的酒杯，喝了一口，放在床头柜上。“我要打电话给她，我要一五一十全告诉她！”

“见鬼！那是一个有病的女人！”

“你才是个有病的混蛋！”

就在这时候电话又响了。电话放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，是亨利放的。他们俩都从床上扑向电话。在第二声铃响起时，他们都落在电话上，一人抓住话筒的一端。他们在地毯上扭打翻滚，气喘如牛，手脚四肢都绝望地纠缠在一起，反映在头顶的大镜子中。

选自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锅东西》

3、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的笔记-第217页

Solzimer

Solzimer

Solzimer

Solzimer

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

《布考斯基煮了七十年的一鍋東西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